

序言

一九八八年借帆東渡，日本的年號是昭和，轉年改為平成。出國之際曾作詩，說「歸棹十年後，知非一夢長」，卻一晃僑居三十年，年號又改為令和。沒見到萬象更新，令和也二年（二〇二〇年）。親歷三個年號，好似三朝，感慨繫之矣。

年號，就是給年起個名，以便紀年。本來是中國人創造，漢字文化圈裡通用，後來被中國棄之如敝屣，世上現今只剩下日本還用着。他們說這是日本的歷史傳統，很有點驕傲，或許中國人聽了心裡不大是滋味。據《日本書紀》記載，五五三年從朝鮮半島的百濟來了「曆博士」。誅殄蘇我氏勢力，皇極女皇讓位給孝德天皇，這是日本首次禪讓。六四五年孝德天皇即位，定為「大化元年」，這就是日本年號之始。大化的出典，史無記載，《漢書》上倒是有「為民興利除害成大化」。孝德天皇死，被奉為皇祖母尊的皇極女皇再度出山，

稱齊明天皇，未改元。六五〇年鄉人獻白雉，以嘉瑞改元「白雉」。但新羅統一了朝鮮半島，建元，六四八年唐太宗問新羅使臣：既然稱臣於大唐，為何還自立年號？新羅趕緊改用唐年號，可能日本也沒敢用自制的年號。六六〇年唐軍援助新羅打百濟，六六三年日本出兵二萬七千餘救援，被唐和新羅的聯軍打得落花流水。擔憂唐軍打過來，在博多灣「築大堤貯水，名曰水城」，設置防人和烽火，如今遺跡也算是一景。《萬葉集》裡收有防人寫的歌。此後一連三代未改元。六八六年，天武天皇病篤，天下之事不問大小都交給天皇和皇太子，他們祈願天皇好起來，改元「朱鳥」。天皇駕崩，皇太子夭亡，皇太后即位，是為持統女皇，未建元。後來讓位給孫子，即文武天皇，持統女皇為太上天皇。七〇一年，以對馬島貢金的祥瑞定為「大寶元年」。同年頒佈大寶律令，其中規定了「凡公文記年，皆用年號」。

這次改元很可能是得知大海彼岸武則天稱帝，改國號為大周，趁機一搏。一百年前聖德太子不就爭得隋煬帝寫信，「皇帝問倭皇」，以「皇」字平等嗎？七〇二年派出遣唐使，使臣自稱日本國，當然也使用天皇的名號和年號，武則天聽了，愛叫啥叫啥，名隨主人。自此不再叫倭，改名日本，他們又自稱大日本。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不僅統治空間（地

理)，還要用年號來統治時間（歷史），而日本用獨自的年號也昭示國家的獨立，自立於民族之林。日本在漢字文化圈裡這樣特立獨行，也是得天獨厚。它在大海之中，離中國不遠，近得能來中國拿這拿那，又遠得唐玄宗也「矜爾畏途遙」。所謂一衣帶水，這是有了解近代交通之便以後的事。

日本也使用干支紀年。九〇一年是辛酉年，文章博士三善清行主張，辛酉為「革命」之年，甲子為「革令」之年，都必須改元。於是以讖緯說改元「延喜」。九六四是甲子年，改元「康保」。這種「革年改元」可算是日本對年號的改造。康保是村上天皇的年號。宋代女詞人李清照的丈夫叫趙明誠，著有《金石錄》，記錄了「日本國語，題康保五年。日本在海東，自漢以來見於史，然與中國不常通」。又說：「余家集錄金石刻凡二千卷，外國文字著錄，獨此而已」。

明治元年天皇詔曰「自今以後革易舊制，以一世一元為永式」。所以，一九四五年戰敗，如此年份也沒有改元。佔領軍總司令麥克阿瑟替日本保留了天皇，至於年號制度，說是把天皇當權威有違憲法，昭和可以習慣地使用，年號法制化就等佔領結束後再搞吧。天皇也好，年號也好，按我們的習慣，說廢也就廢了。

一九七九年終於制定元號法。年號不是由天皇下詔，而是政令定，人們在電視上便看見內閣官房長官舉着墨書的兩個字宣佈。具體的規定：年號用兩個字，意思要好，符合國民理想；要易寫易讀，以前沒當過年號或謚號，也沒有被俗用。明治、大正、昭和、平成
的羅馬字頭分別是M、T、S、H，令和為L，這樣，例如填寫出生年月日，我就在S上畫個圈兒，寫上二十四（一九四九年）。年號和公曆，兩種紀年法並用，當然不便利，但好像用年號對事情別有記憶。存續年號的一大理由，似乎首先是世界上唯日本有之，所以不能丟。多數人喜歡日本有這個獨自性，向西方宣示日本文明的存在。它像個標籤，讓日本人別忘了自己是日本人，心裡也記着與天皇同在。不過，全球化時代，與世界接軌，實際上各種媒體、人們平常說話大都用公曆。

從年號能看到日本是如何拿來別國的東西的。魯迅說：「他們的遣唐使似乎稍有不
同，別擇得頗有些和我們異趣。所以日本雖然採取了許多中國文明，刑法上卻不用凌遲，
宮廷中仍無太監，婦女們也終於不纏足。」中國就好似琳琅滿目的店鋪，日本恨不能整個
搬將回去，像桃太郎那樣，卻終歸只能是挑挑揀揀。十世紀他們提出了「和魂漢才」的原
則，也就是千餘年後我們張之洞所主張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據說是菅原道真主張

的：「凡神國一世無窮之神妙，非他國之所得而窺知，漢土三代周公之聖經雖然可學，但其革命之國風所當深加思慮。」所以，不能把民本主義者孟子肯定易姓革命擇了來，甚至嚇唬說，船上若載了孟子，就會底朝上。沒拿來孟子，果然天皇家萬世一系。明人謝肇淛在《五雜俎》中記了此事，只當作「亦一奇事也」。

不過，有時也未必是「善於別擇」（周作人語）。不好的固然不拿，但有的想拿也未必就拿得來。例如科舉，這種不問出身以考試選拔官吏的制度，日本何嘗不想學，也真的學了，平安時代曾施行「方略試」，後世奉為學問之神的菅原道真、與他為敵的三善清行先後合格。但終於搞不下去，因為不合國情，能把漢詩文精通到應試程度的人為數太少，而且血統和門閥的世襲始終是穩固的社會結構，江戶時代末年福澤諭吉仍痛恨「門閥制度乃父親之敵」。

前面引用了魯迅的話，那是他翻譯了廚川白村著《出了象牙之塔》寫在後記裡的。還寫道：「最幸福的事實在是莫過於做旅人，我先前寓居日本時，春天看看上野的櫻花，冬天曾往松島去看過松樹和雪，何嘗覺得有著者所數說似的那些可厭事。然而，即使覺到，大概也不至於那麼憤懣的。可惜回國以來，將這超然的心境完全失掉了。」我旅居日本，

未必是上野，春天總要去看看櫻花，但面朝大海，給國內寫這些小隨筆，心境到底不能完全是超然的。

感謝中和的總編、責編、美編，又為我的小書付出心血。何以為報，唯巴望讀者愛讀。

李長聲

目
錄

第二篇 作家雜談

213	207	190	185	181	171	168	165	161	150
詩人大岡信	從恐怖到科幻	坂上烏雲	與海有約永不戰	《新青年》	夏目漱石的心	戴墨鏡的作家	考檣山節	一不怕雨，二不怕風	誰讀太宰治
		282	270	256	238	232	227	224	219
		貓作家和狗作家	剽竊與模仿	零戰未歸於○	從枕草子到村上春樹	大谷崎的大	渡邊淳一文學館	邦子的名字	岡本太郎和藤田嗣治

第一篇



文化細讀

看懂日本字

圖樣圖森破，奇妙奇天烈。

聽說前一句是英語的音譯，我給配上後一句，是「字譯」，即照搬日本的漢字，意思是大大的奇妙。前若天真，後必奇妙，太天真則太奇妙。

漢字文化圈表面上已不復存在，中國的四海之外，這地球上只有日本還使用漢字。對於漢字，日本人頗有文化胸懷，從來就當作自家的文字，不像朝鮮半島人抱有抵觸情緒。以前在一所大學教中文，給九〇後學生見識一下中國報紙，滿堂的女生驚呼全都是漢字啊，比「脖子扭幾扭」更可愛。他們會說喜不喜歡漢字，因為日本不單有漢字，還有平假名、片假名以及羅馬字，而我們中國人若不用漢

字，還能寫甚麼呢？女生有討厭「蛋」的，因為有蟲子；也有討厭「莓」（莓）的，因為像有毒。這算是卡哇伊呢，還是矯情？日本人覺得他們對於漢字比我們中國人更具有細部的觀察，更多些深思。

我喜歡日文書，漢字與假名搭配，清疏有致，不像中文書佈滿漢字，好似萬里長城用方磚砌得嚴嚴實實，又好似漫山遍野的青紗帳密不透風，足以跟鬼子周旋。日本之所以是日本人，因為說日語。當我們談日本漢字時，我們是在談日本人，談日本文化。走上東京街頭，只要不開口，從外貌不大看得出誰是中國人。難怪電視劇總讓日本兵「哈伊」、「巴嘎」，說些觀眾以為日本話的中國話。現而今銀座正無限地接近北京王府井，國人皆備有一副國嗓兒，整條街上高談闊論，幾乎使日本人又有被佔領的感覺。

經濟起飛了，文化就跟在經濟的屁股後頭飛出去，就日本來看，真像是這麼回事。所謂「和製漢語」好像小蜜蜂，不斷地飛進我們改革開放的花叢中，例如職場、人氣、完敗。漢字被日本人拿去，不論是音讀還是訓讀，都變成了日語。和製不是為漢語而製，製造的是大和語言，也就是日語。我們照樣搬了來，用人

家的意思，這也是一種翻譯，我稱之為「字譯」。以漢字的本家居，順手拿回來，認祖歸宗，反而還有點不屑，這正是日本文化的鬱悶之處。

音譯還是字譯，有時頗為難。教中文時，告訴每個學生姓名的讀法，碰到一女生，名字用假名，問她漢字怎麼寫，她回答：起名就沒用漢字。我認為這時候應該學日本的假名，乾脆用拼音。例如宇多田光當歌手，覺得漢字硬，特意改用了假名，似不妨用拼音來翻譯，雖然我們對拼音還沒有軟硬之感，不然，隨便還人家本來面目，未免太霸道。有一位漫畫家兼隨筆家，叫東海林さだお，本名是莊司禎雄，姓換了同音的漢字，名改用假名，如何翻譯是好呢？有的和製漢語照搬過來意思並不通，例如「人間蒸發」，日語的「人間」指抽象意義的人，莫非發覺人間蒸發說不通，有人便自作聰明地改為從人間蒸發。日本使用的漢語也被他們本地化，例如「晚酌」，我們中國人一見就感到雅，「謂猶存唐代遺風，非現今中國所有」（周作人語），然而日本人說它，意思卻是在家吃晚飯時喝上幾杯酒，何雅之有。對日語望文生義，自作多情，常造成我們對日本的誤解。

戰敗後日本向美國一邊倒，多用英語造詞，英美人聽「和製英語」也是一頭

霧水。日本人的漢字能力一代不如一代，只剩下音譯外國語的本事。「俱樂部」，本來是他們自鳴得意的譯語，可以和中國音譯的「可口可樂」媲美，但中國拿來還用着，他們反倒常用片假名了（クラブ）。「蠅」字是日本人製造的，現今中國已無人不知，但日本放棄它，改用了假名。雖然有電腦、手機替人寫漢字，漢字的趨勢也不容樂觀，甚至更使人只知其音，不記其形，令一些憂國之士起而宣揚漢字之美。

漢字誕生在中國。二〇一六年秋東京富士美術館舉辦過海外文化交流特別展「漢字三千年」，就是說，漢字至少有三千年的歷史，比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楔形文字和埃及文明的象形文字晚了些時候。日本列島上本沒有文字，不知是幸還是不幸，近鄰的中國早就發達了文字，想不拿來都不行，當然更可能是渡海而來的大陸人帶來的。

《後漢書·東夷列傳》記載：「建武中元二年（五七）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二百多年前的一七八四年在博多

灣的志賀島（福岡縣），一農民修整水田時搬開大石頭發現這顆印，樣式與漢武帝賜給滇國王的金印相同，鑄刻「漢委奴國王」五個字，乃日本列島上所見最古遠的漢字。用漢字「委」和「奴」表記國名的發音，這就是後來日本人使用的萬葉假名方式。有這樣的笑談：中國人最初見到日本人，聽他們「哇」「哇」（ワ）叫，就記作「委（倭）」，奈良時代（七一〇至七八四）提高了漢語水平，覺得倭字不好，代以「和」字，又冠以「大」字，到了明治就自稱大日本帝國。

據兩部最古老的史書《古事記》和《日本書紀》記載：應神十六年，王仁從百濟攜《論語》和《千字文》渡海而來，皇太子跟他學習，無不通達。這個王仁被奉為舞文弄墨的始祖。應神朝大約在四世紀末五世紀初，日本人開始自主地使用漢字，距今已經有一千六百年。《隋書》記載，六〇〇年倭國遣使赴隋朝貢。大陸人東渡不絕於途，每個人本身就是個中國文化。從朝鮮半島也渡來很多知識人，如六〇二年百濟僧觀勒帶來曆書和天文地理、遁甲方術的書籍；六一〇年高句麗派來僧曇徽，精通五經，帶來了良紙的製造技術；六一二年從百濟來的味摩之教授他在吳地學習的伎樂；六二五年高句麗僧慧灌到日本傳佈佛教宗派之一

的三論宗。七一三年元明女皇下詔用「好字」把郡鄉的名稱都改用兩個漢字，於是「車」這個地方改稱「群馬」，再後來就有了群馬縣，那裡現在也好吃馬肉，而且吃生的，僅次於熊本縣。影響所至，後世的姓名以及明治年間的譯語也好用兩個字。

日本多山，自古有自己的叫法，傳來了漢字，形音義俱全，於是山這個字就有了兩種讀法。按固有語言讀，叫訓讀，模仿中國發音叫音讀，日語天然般具有了雙重構造。或許訓讀也使他們有一種漢字為我所用的感覺。一字多音，讓學習日語的人慌頭。例如「首相を相手に相談する」，「相」字讀三個音。這些音的背後潛藏着中國的歷史。例如「行」，音讀有幾種，讀「ギョウ」是吳音，可能從三國時代的吳楚之地傳來的，傳來得最早（比吳音更早的，統稱古音）；讀「コウ」是漢音，遣唐使們聽長安人這麼說話，認真學了來；讀「アン」是唐音，宋、元、明、清各朝傳入日本的，主要是江南一帶的發音。此外，「行」還有幾種訓讀。「人」有兩種音讀，ニン是吳音，ジン是漢音。「男」，吳音讀ナン，漢音讀ダン；「女」，吳音讀ニヨ，漢音讀ジヨ。中國地域廣大，歷史多變，給日本人帶來麻煩，

卻也怪他們似乎不大有中國人那種舊的不去新的不來、不破不立的心思，一把火燒了阿房宮（咸陽宮？），而是吃着碗裡看着鍋裡，要新的，也不丟舊的，兼收並蓄。我們說豬通常指家豬，野豬則要加一個野字，豚豕彘只剩在成語裡，而日語保持着豬和豚，前者是野豬，後者是家豬。到了亥年，中國畫肥肥的家豬，日本的賀年片上大都是帶有獠牙的野豬，這才有豕突狼奔的氣勢。

當今天皇說過：「據《續日本記》記載，桓武天皇的生母是百濟武寧王的子孫，所以我覺得與韓國有緣。」日本叫日本，天皇叫天皇，肇始於這位桓武天皇在位的時候。他下詔（原文係古漢文體，照抄）：「明經之徒，不可習吳音。發聲誦讀，既致訛謬。熟習漢音。」七九四年桓武天皇遷都到山河襟帶的京都，號稱平安京，從此至十世紀初，唐風文化風靡貴族階層。平安朝廷把長安的發音定為中國標準語，漢音為「正音」。《日本書紀》是比着《漢書》《唐書》撰寫的正史，萬葉假名主要用漢音，而《古事記》基於奈良時代的文獻，用傳統的吳音。

七〇二年山上憶良奉使遣唐，《萬葉集》裡有一首他在大唐寫的和歌，意思是趕快回國吧，海邊的松樹也翹望着呢。也用漢語寫文章，有《沉痾自哀文》，

其中引用了《遊仙窟》。或許就是他最先把此書帶回日本，紫式部學它寫出源氏的風流故事《源氏物語》也說不定。

漢字傳到日本，形、音、義以及用法都發生了變化，亦即日本化。例如咲，本是笑的異體字，日本從「鳥鳴花咲」引申為（花）開。傳說神功皇后遠征新羅，垂釣以占卜吉凶，釣上來了ユ，魚+占，於是寫成了鮎字。鮎是一種溪流中的小魚。廟會上常見小攤賣鹽烤鮎，再買杯啤酒，把魚從頭吃到尾，只剩一根竹扞子，才不枉逛字。

日本人善於模仿，並加以改造，就變成自己的東西。他們也自造漢字、漢語。中國漢字八九成是形聲字，但日本造的字，叫作國字，多是用會意。例如蝦，中國本來是鰕，即使變成蝦，還是形聲字，而日本拿來鰕（蝦），音讀力，訓讀工じ，又按照蝦的形象找來「海老」這兩個漢字表記。進而把海老跟長壽聯繫起來，過年的吃食中就有了紅彤彤的大蝦。多了一個字，不如蝦簡潔，於是用耆老的耆造了個會意似的「蜻」字，卻遭到冷落。江戶時代又造個「蛭」字，如今也常見。地名有北海道的蛭谷，人名有女模特蛭原友里、男演員蛭澤康仁，要是引進到中

國，就得仿姥姥的姥，變為形聲字。

日本多雪，用「雪」作偏旁造了十幾個字，例如「鱈」。江戶年間學者以中國為規範，對這個字加以排斥，卻被漢字本家拿了來。烤鱈魚片大概是改革開放之後我們較早嘗到的日本味兒。清代引進這個字，說是日本異字，《辭海》收此字就不再提來處，而且被簡化。日本造的是會意字，或說下雪時節這種魚有汛，或說它的肉白似雪，有人曾作詩「鱈魚作鱠滿銀盤」，但我們把它變成形聲字，讀若雪。一般是某物或某概念在中國的漢字裡找不到相當的字，不得已而造之。也時有例外，例如「嶺」，本來中國有形聲字，但他們自造了一個會意字「峠」，顯示一下學有所成。江戶以及明治時代的作家有遊戲之心，用漢字寫日語詞，例如把でたらめ寫成「出鱈目」，意思是荒唐。國字在日本人使用的漢字裡不到百分之一，現今二千一百三十六個常用漢字當中有十個字純粹的國字。

《萬葉集》裡有一首山上憶良寫的和歌，是一溜漢字：阿麻社迦留比奈爾伊都等世周麻比都都美夜故能提夫利和周良延爾家利。原來他只是用漢字的音，念

出來是日本話，好比我們寫「巴嘎」，說給日本人聽，他們就聽出是日語的混蛋。這首和歌的意思是他在地方上住了五年，連都城的風習都忘了。置漢字的意思於不顧，只利用音表記日語，叫「萬葉假名」。萬葉指《萬葉集》，這部現存最古老的歌集中多用這法子「錄音」。假名，就是假的字，而原裝進口的漢字叫真名（真字），很顯得謙虛，卻也是日本文化「造假」之始。平假名、片假名是「假」的，萬葉假名用漢字標音，叫作真假名。一字一音，例如天寫作「阿米」（あめ）、春寫作「波流」（はる）、心寫作「許己呂」（こころ）、懷念寫作「名津蚊為」（なつかし）。《萬葉集》裡把山寫作「也未」、「八萬」、「夜麻」、「野麻」，讀若やま，並沒有定規。甚至玩文字遊戲，例如「十六」，卻讀作しし（四四），來自小九九口訣的四四一十六。萬葉假名的方法並非日本發明，中國翻譯佛經早就使用了。中國史書把當時日本列島上的女王國叫作「邪馬台」，女王叫「卑彌呼」，用漢字寫其音，日本人照貓畫虎就有了萬葉假名。有人稟奏倭人擅自把國名改為「日本」了，武則天說：願意叫啥就叫啥唄。這就是中國的名從主人原則。雅馬哈，大名鼎鼎，本來是創業者的姓「山葉」，音譯雅馬哈，本人也不敢認了吧。颯車團夥